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MAY 5 1956

T5403 / 2281

劉文成公集

一諸序 像贊

行狀 碑銘



T 5403  
2281  
子部 卷三

劉文成公集



谷佛山人  
藏印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不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翊

諸名臣輒疑聽之憬然有

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

初先哲博綜其遺文頗喜善

本若宋文憲公諸  
內翻

刻者幾刻益良劉宋匹也其  
人獨刻於枯蒼歲久字訛舛  
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  
叔行東浙以瓣香謁公祠下  
訶遺文僅覩此編愾而歎曰  
嗟乎浙將以功業揜文章耶

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  
烈萃諸文學重加訂正付於  
梓俾海內同好者共焉序

高皇帝呼劉伯溫為吾子房蓋  
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二三

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  
概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  
何哉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  
可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  
藏其用塞兌閉門不迫不應  
為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

持大節留心經濟既遇  
主期以王道致太平郤小明  
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  
行危言

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  
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

說文作...  
愚雖李善長亦忌諂之况胡  
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  
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  
送我

又成公上下相符合特帷幄  
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

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  
秘密宜也夫其玄機洞鑿神  
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

四天之聖妙筭所紆乘時輶發  
載在國史者既與雲漢同其  
昭回其諸喻志之說觀物之

詩言仙文集 卷之四  
篇憤世之詞羈旅之幽思薄  
遊之清况與夫

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應  
酬又浩浩如江河嶽嶽如山  
嶽醺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  
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

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  
解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  
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斃恢  
恢乎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  
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為世  
型範何敢讓哉或曰留侯子

誠意文集 卷五  
辟疆方少年能策制諸呂計  
安劉氏而公仲子璟不忘嗣  
君卒全大節茲亦兩文成胤  
嗣之相似者劉氏子孫當世  
世敬修也因附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  
傑頓首拜書

為情集序

為情集者誠意伯栝蒼劉先生

引三調之清唱四上九成之

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

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沉

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



讀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  
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  
則播為覆瓿集風流文彩英餘  
以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  
可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  
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

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  
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為四卷  
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  
春溫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  
情之正焉宜其遇知

聖主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

以輔成

大一統之業垂憲于萬世也先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一家之心得不發為千彙萬狀之奇而龍翔虎躍也嗚呼千載

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八哉今先生既薨其仲子仲璟六其長孫薦謀以是編鉸梓垂遠以蕃於先生辱平昔之好命為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慕高風其容讓乎昔

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  
上澣永嘉儒學訓導安固紮華  
山葉蕃叔昌序

耶離子序

耶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  
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  
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  
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  
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

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  
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  
時其君不以天下繁念慮官不  
忤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  
言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  
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辟公叅

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  
八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  
不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  
遂弃官玄屏居青山中發憤  
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  
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

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  
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  
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  
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  
一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  
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

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  
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  
主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  
洞釋群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  
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  
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

思之其言確然鑿々乎如藥石  
之必治病斷々乎如五穀之必  
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  
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  
一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  
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

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  
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  
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  
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  
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

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  
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  
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  
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  
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  
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  
心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  
是書也豈區々一家言哉一夔  
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  
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  
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

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  
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一  
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  
簡編之末亦為榮幸因不讓而  
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  
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  
國史茲不著

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門生  
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  
謹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

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

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

措於用也秩之為禮宣之為樂

布之為紀綱法度施之為政刑

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于  
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  
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為  
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况其下  
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  
君子之不溘已焉耳矣君子以  
為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  
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

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  
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  
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為  
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

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  
率多淫於異端失於偽巧詭而  
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  
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造燕  
而南其轅乎闡天地之隱發物  
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

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  
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  
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  
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  
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  
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

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  
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  
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  
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曠  
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  
而歸遠懵乎莫測其所以然逮

閱之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  
窺夫涯涘竊譬諸醫師之籠一  
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  
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  
此其為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  
言之旨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

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為不薄  
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為  
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  
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  
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  
槩翊當今之運輔

大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  
故御中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  
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  
子仲璟與其兄之子薦謀重刻  
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  
者哉僭為敘其大畧俾貽方來

云爾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諸生吳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  
命世之臣以為之輔如伊  
摯於商呂望於周張良於  
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  
道以致太平以開景運以  
制禮樂動為世軌也行為

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爲。颺行靈驅。莫之誰何。我朝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除胡元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熙皞皞王燭調泰階平。雖曰虓虎熊羆柱國之臣爲之宣力然

亦藉明良豪傑與圖治功也方  
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偽漢  
東有偽吳長鱸大艦日夕相撻  
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  
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  
丞無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

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  
先物獨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  
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  
定矣于是席捲中原羣雄歸命



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  
今觀

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  
商摧詞命往復彌縫叅贊千載  
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  
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

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  
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  
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栝蒼之  
青田人予忝為同郡今年守職  
翰林其孫薦等集其  
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

曰翊運錄蓋取

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  
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  
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  
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  
以為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

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

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企

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

也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

宏謀也見先生之勲業也

聖明會遇自古為難乃獨於今

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  
布政使司右叅政又能繼武其  
後結知

太祖以廉能見褒於

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  
後之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

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  
範以副

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  
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  
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蕪脩

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奠安華夷二十年間殄

偽漢殲強吳汛掃腥膻廓清

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

之太平是雖熊羆貔廌之士

誠意文集  
卷之六  
十一  
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  
功抑亦贊襄廟謨運籌帷幄  
之中有其人也若栝蒼劉先  
生伯溫真其人乎先生諱基  
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我  
聖祖之克典

神天也即委心聽命遂成鼎定  
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  
大夫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  
學士卒拜誠意伯蓋匹休伊  
呂者幾二十年今既九京不  
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

幸先生之文章猶有存者耳  
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  
明經有犁眉覆瓿諸集壽諸  
梓者父矣惟覆瓿一編未有  
序之者其孫刑部照磨貊間  
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

道先生之道著於文人皆知  
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  
不知

太祖高皇帝知先生於儔人中  
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之事  
高皇帝能盡其心又不知

訪意伯文集 卷之九 十一  
天以先生輔佐  
聖神肇建鴻圖者唯在於道然  
則其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藏  
斯民於飢頃顛踣者也覆瓿  
云乎哉先大父弘文館學士  
復仁公與先生俱以佐

命顯余於照磨為通家子弟故  
不辭而序之如此云若夫先  
生翊戴之績與先公俱有  
國史在茲不復也

宣德五年冬十月嘉議大夫  
工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講兼

脩

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因受命於不肖也  
主際應之難與夫公舟  
不報師承之收其元氣夫夫  
命賜余計然藝為西庶家千來始

犁眉公集序

犁眉公集者開國功臣誠意伯  
劉先生既老所著之作故取此  
以為號云先生自少穎敏既長  
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理陰  
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



諫意仙文集 卷之五 十五  
獵元末登第為瑞之高安縣佐  
縣者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  
者而其書甚具先生召與之語  
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器識  
宏遠當為一代偉人吾書盡以  
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

其要世亂棄官家居洎我

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為

真主也應

召輒出佐興大業及其功成名  
遂引身而退卒以壽終而其術  
亦不傳嗚呼公之出處進退比

之子房豈不明白正大偉然大  
丈夫之所為哉予嘗觀於先生  
非惟其勛業冠絕前古而文章  
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是  
故其仁義積中發而為言可以  
方駕古人者則於郁離子見之

傷今悼古牢籠百態可以超邁  
當世者則於覆瓿集見之若夫  
優游閑雅托興微婉而有以盡  
其自得之趣者則於是編見之  
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  
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

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  
故其辭蠲潔而清勁吁古今之  
能以勛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  
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  
哉先生雖沒而有不沒者存其  
在此也歟先生之孫為刑部照  
磨名毅字士行以才賢薦厚見  
稱於人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  
之足徵也

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

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  
國史金陵李時勉書

重鰲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

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

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

秋明經各四卷其孫薦集

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

言意伯  
十九  
鏡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  
畫久而寢堙學者病之巡澗御  
史戴君用與其家薛君謙楊君  
琅謀重鏡廼錄善本次第諸集  
而寇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  
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

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  
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大  
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  
豪傑之才出佐我

高皇剪羣雄混六

掃百年之

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欲

言意集  
序  
議牖道

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鼎  
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  
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  
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  
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

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鳴  
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漾中畜虬  
螭鮪鱗菴魔之屬覩者駭愕而  
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  
之梁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  
之

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  
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  
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  
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  
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辨符  
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

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  
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  
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  
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  
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鉞茲集蓋  
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

培塿而論嵩依持土苴而寘之  
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成化六年夏六月吉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  
太子洗馬兼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前翰林侍講四明晚學楊  
守陳序



重鈺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富自童孺時即聞有誠意伯劉

公之勲烈為

開國宗臣之冠筮仕以來求公  
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  
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歛振

匪夷故峻其所樹畷於畷者無  
厚畷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  
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隆於  
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  
元末運沉於下察其志鬱而弗  
伸也其謀浚而孔忤也其才積

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  
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  
紆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  
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  
之意而開闔操縱皆經濟之資  
焉大率施為理而不失其宜墮

言意化文集 序 廿五  
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  
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銳奮發如  
博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  
逮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淮甸公早識  
真主於異雲映湖之日遂起而

從之蓋懼中國之無統欲借  
以立義也方其進謁金陵一見  
如舊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機  
殄漢殲吳驅夷奠華廓清寰宇  
之功曠世而僅見偉矣哉於今  
為烈也予嘗夷考其行事當天

下甫定之初首諗滯獄倡立兵  
衛居守按貴臣之侮恣論相卜  
小犢之債轅辭封爵而不貪天  
之功終身顯融而私產無寸益  
時贊密謀保全勲舊口不言而  
人亦無知者臨終尤拳上乎修

德省刑之數語斯其道任天下  
之重智鈎物理之玄謀入九地  
之深而勇懾萬夫之氣所謂超  
世之學術著於文者鑿々乎親  
試之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不  
死勲業聲充久而不磨固無賴

乎文也但典籍存庶幾可論其  
世傳之弗昭或病焉公文梓行  
久矣歲遠寢湮字不復辨富承  
乏枯蒼典刑在目視篆之暇訂  
其譌落重加編輯捐俸再鑿諸  
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  
天下後世亦知故家文獻之足  
徵也

正德己卯夏五月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  
後學莆易林富謹序

題誠意伯劉公集

頃余道芝田亟與方子伯時  
會禮從言及犂眉公余率爾  
曰公一代功宗近古罕匹而  
未有表章之者僕竊怪之嘗  
得其說而未之質也方子忻

然前席而請曰先生試言之  
 余曰胡元之事人言禍始石  
 敬瑭非明識也蓋自賊操引  
 納五胡遺穢中國遂乃歷載  
 數百中間裂為十六併為南  
 北合為隋唐而夷風未息其

太

後番將據河朔敬瑭割幽燕  
 而棄厥險阨於是遼驕金迫  
 胡元乘之而首足倒懸因以  
 底極矣且管之入主者頗皆  
 用夏貴儒惟元不然此其為  
 穢尤使人涕泗霑臆夫其胎

禍之遠如此播惡之廣如此  
奄及百年不知變革如此當  
是時也薰蒸融液無地非狄  
若將不可復易者哉

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  
年一掃而空之於是海宇清

而綱常復儒術重而道學崇  
斟酌百王以大備一代之制  
盡還諸夏之風顧其始也自  
謂初無取天下之志既其成  
也則不獨撥亂反正而實洗  
滌乾坤為中國皇王賢聖復



讐言績緒所謂功高萬古而莫  
與同者是果孰啓其衷哉僕  
嘗反覆於當時勲戚之間而  
未得其故及閱公集莊誦

高皇帝聖製乃始喟而起曰嗟  
乎微斯言則一代功宗其何  
所復稽乎而當時載筆與後

來序述者顧莫之表章何哉  
晉漢之鄴侯嘗荷殊禮而膺  
首封矣徒以收秦圖籍勸王  
漢中進養民致賢之說建居  
守饋餉之功高密之在東京

功不補敗其所有者不出簡  
任諸將徵長之間在德厚薄  
數語之外亦且偃然策勲而  
莫與絜大况所事者亭長又  
嘆於縱觀真人已專乎封拜  
則二臣特攀附之匪懈者耳

今

聖製之稱犁眉一則曰每於閒  
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  
是以頗知古意二則曰入則  
每匡治道既而曰言非儒造  
實已誠之意且夫道莫加於

孔子而數陳其言又復每切  
於匡治然則所以清海宇復  
綱常重儒術崇道學洗滌乾  
坤為皇王賢聖復讐續緒之  
地謂非由此而致之乎至於  
佐廟筭夷群兇所向無前推  
占指蹤直其餘事然亦不讓  
於今簪元功也又其大者決  
危機於逆陳群懾之表首大  
策於豎韓共戴之中自彼効  
謀宣力之臣有能窺其度而  
爭其雄者乎嗚呼向非二說

之存則一代功宗何所復稽  
而儒者曾莫之及何也且公  
之啓沃非無本者少傳性理  
長號英特荐更世故談辯至  
悉故其決機悟主一似孔明  
之於先主周瑜之於孫策此

天地間一大際遇非若淺丈  
夫齷齷乎斗升區區乎寸尺  
而已又即其餘則文學精博  
冠絕乎一時政事清嚴不撓  
於權力足以配事功而明道  
德彼伊周元聖固為至極矣

漢唐諸子曾幾何人若是乎  
其兼得邪此僕所為神醉心  
往而竊怪夫人之未深識也  
聖製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  
然則儒者之言殆未能心誠  
求之歟於是方子瞿然改容

曰犁眉之功實愚所素疑而  
無與折衷者幸即談津昭若  
啓牖矣且承乏公邑則表章  
其宜願書見遺俾刻之集中  
余曰諾遂僭妄書之方子名  
遠宜癸未進士歛人其為芝

田聲實隆起器業未可量余  
則永嘉後學葉式成規也

嘉靖戊子端陽後五日端拜

謹書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  
之臣運籌定計應機料敵稱豪雄矣  
而或歉於文學呈華炫竒開新啓昧  
稱儒碩矣而無裨於武功兼此二長  
世不恒有其惟我

國朝誠意伯劉公者其人乎公諱基字

伯溫浙之青田人有命世豪傑之才  
一遇

聖主杖策從之輒許以大計殄漢殲吳混  
一六合公密贊之功在開平武寧之  
先灼灼可睹也而其文章議論或宣  
於

朝或藏於家大篇短章無慮千百種則  
與宋學士王待制等夫我

皇祖之興恢萬世帝王之故疆開

一代文明之景運當時文武佐命之勲  
可謂盛矣自今觀之傳世之文宋王  
號為最著二人者職專文學固其常  
耳開平武寧諸臣勞在宗社澤及孫  
子世世誦功與國同休而傳世之文

詩意集 序 四十八  
槩未之聞也兼二者之長武功文治  
咸賴焉卒莫有並於公者讀其文論  
其事功想見其人乃知

聖主之生也不數名佐之生也亦不數阿  
衡佐商厥有伊訓尚父造周且著丹  
書歷千百年而一再見者公其庶幾  
矣哉公之文傳世久矣舊刻凡二十

卷曰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  
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犁眉公集各  
就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  
君按治畿內公暇更定編次為十有  
八卷先像贊行狀槩事業之全次御  
書詔誥紀勲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  
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詩歌載製



作之詳統會以提要類分以便觀名  
曰重編誠意伯文集刊成請余序余  
浙人也嘗謂公

國朝元勳鄉邦典刑文章與事功並著  
尤罕儼焉願附一言以廣其傳且以  
嘉懋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為之序  
樊君名獻科縉雲人蓋公之同郡人  
云

嘉靖丙辰夏五月望

賜進士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會典總裁餘姚李本撰

刻誠意伯文集引

誠意伯集舊刻于括蒼凡二十卷首翊運錄次郁離  
子次覆瓿集次寫情集次春秋明經次犁眉公集各  
就篇名統為全集其間製作雜陳未可類別兼以歲  
久刊板遺落字多魯魚讀者難之獻科為公鄉人來  
按畿南携是集笥中嘗置几席暇即頌讀誠不識其  
涯涘竊謂公勲業垂于史籍光昭奕代而文章流播  
縉紳或未免渙漫獻科切懼焉因裒為一十八卷少  
易舊編之次而公之製作始可類觀爰付諸梓若勲

業文章之盛向有確論獻科何足以知之嘗記四明  
楊文懿公有言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兵甲  
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  
見符檄未見開國之勲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  
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  
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  
已陋乎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朔同郡後學樊獻科拜識

于真定水玉堂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青田文成劉公文集故有翊運錄一卷  
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  
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  
初嘗梓行而郡人翰林學士王公景章  
為之序正德中郡守莆田林公刻置公  
里第嘉靖中余友人縉雲樊文叔乃類  
編之刻于真定今侍御虬峯謝公按部

栝蒼脩謁先生祠堂討論遺文得里第  
本病其漶漫舛錯乃命郡守建安陳公  
依真定本翻摹授梓余為校正若干字  
梓成屬為序序曰先生生在栝蒼萬山  
中九盤之巔所謂深山大澤用物弘而  
取精多者也然當五百之昌期輔

真人以肇造籌帷帳而垂勳烈昭昭乎若  
揭日月行天中可不謂見之行事哉何

以文為夫古昔聖賢備具道德仁義之  
懿施于政教被及萬彙其禮樂章程莫  
非文也惟窮而在下者不獲有所張設  
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憂憤康濟  
之懷俟之後世或起而帥行之斯聖賢  
所為文辭也愚讀文成先生集多處窮  
憂世之深慨而深幸其遇

聖神而興起也嘗槩其集有六善焉一曰

窮經以明義二曰寓言以徵用三曰遵  
養以俟時四曰憂世以舒抱五曰知命  
以樂全六曰遭逢之無間夫華夷峻防  
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  
義千載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義  
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  
明義也胡運式微務為陵替撫狡寇而  
引非族言之者抵釁起弊末由痛心荼

毒於是乎卮言郁離比類旁通故三閭  
澤畔之吟離騷惓懇之意也此寓言以  
徵用也豪傑颺起四海糜沸而時事倒  
置寵賂肆章騏驥服箱夷羊在牧乃先  
生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謂玄託稱  
覆瓿莘野時辜於納溝扣角放歌于夜  
旦由斯義矣此遵養以俟時也祈招式  
誦冀託王心里巷謳吟觀風是采詩餘

寄興取類寫情或亦有鑒吾衷乎此憂  
世以舒抱也至於垂老見幾引身高逝  
璆琳戛擊以和天倪于是乎稱名犁眉  
比跡赤松保厥終始斯為金德此知命  
以樂全也攷之已事隆準大度忍心蒞  
醢留侯色舉明哲乃彰歲弓請苑百世  
而下有餘悲焉

高皇以來世懋延賞丁寧

天語焜燁龍

章具在翊運篇中即魚水交驩秬卣申  
錫又何以過此遭逢之無間也或者曰  
青田文章掩於功業又曰勲華並茂無  
訾偏長而不知是非先生所急也其不  
得已而言者先生之憂也其應時績效  
者先生之幸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觀於先生  
之言行亦若是而已余往宦游江右至

高安稽求先生爲丞時事謂從異人受  
秘書乃棄官歸青田山中覽識天命所  
在而起故天民所抱持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類如是文辭云乎哉先生所  
編又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間其  
占諗象緯諸書先生啓手足時命其子  
獻諸朝具在金匱石室靡可得窺云

峇

隆慶六載歲在玄默浞灘陽月上浣同  
郡後學何鏗頓首拜手謹叙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誠意伯文身

張汝美

劉文成公諱天祥字子誠

吉州安撫使

忠貞堂

公諱天祥字子誠

忠貞堂



贊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不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孤子仲環拜贊

華淪於夷曷仕于時夷歸於夏仕止廼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察物炳幾運籌決勝翊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容允為宗臣爾爵爾祠

工部侍郎莆田彭韶拜贊

同郡王公景曰先生沉幾先物獨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已定于是席  
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 御書詔  
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榷詞命往復彌縫蒙贊千載一遇雖伊  
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  
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邇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入而已  
金陵李公時勉曰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  
之所為非惟勛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  
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  
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瀟灑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  
勛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先 一者幾何人哉

###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溫世為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  
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  
氣決疑義皆出人意外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  
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  
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  
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  
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  
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

名發姦獮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  
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  
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  
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  
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謹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  
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  
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  
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  
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  
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  
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  
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珎  
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隣  
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  
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  
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註誤宜從招  
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  
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  
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珎

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慶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畧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珎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毋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賜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栝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  
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  
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  
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

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  
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宣慶雲其小民亦  
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  
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邇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也比三日冀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進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

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

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

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其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

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論滯獄凡平反出者千人元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巽嚴等伺察公陰事

次治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同天臺巽嚴等因為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為之者巽嚴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巽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

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

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賫奏詣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耐繁劇為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  
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  
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  
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  
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  
誅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  
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薦虎豹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侍有間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

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

最深今公薨而璉汝仲璟與璉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輯乎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綽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太典總校官常

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  
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為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  
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

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  
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  
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  
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  
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遊自適時有林融者  
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  
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  
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  
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  
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問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煥侍年方十齡陰為策計濠則大喜輒盛  
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  
已乃遂火其居焰灼于樓舍皇掖使者眊而走詰旦大恚曰  
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居  
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  
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  
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  
破家以沾萬命篤生文成為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  
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為太學上舍槐生煥通經術

元遂昌教諭是為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  
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  
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  
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為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  
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  
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公曰吾將以天道不  
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  
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為諸  
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為  
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感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  
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  
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  
為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為江浙  
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憲  
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  
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  
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  
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為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



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珎及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  
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  
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  
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  
峻却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皆甘  
焉降詔招安授國珎官駁公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  
作威福則罷左丞鞏而羈管公于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  
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  
當途蓋幾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  
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畧定其地已復以為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  
經畧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  
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  
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  
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  
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  
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咲曰吾平生忿  
方國珎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  
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

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併家人叅  
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  
聘公遂由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  
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  
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計之公  
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  
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  
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  
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  
舍堅城而逕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畧以雲物為驗及克敵  
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  
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  
定公即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苗帥就禽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  
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于公不納而白于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  
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  
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  
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  
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  
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旣滅取  
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  
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仕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逐胡狄再  
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  
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  
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  
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若  
千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  
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景者欲亂政上書稱  
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景以為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翼巖等詞公陰事欲  
陷焉未及發而景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翼巖上書言事欲  
以中公而上洞其奸切責翼巖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  
景通謀狀上不憚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  
為營救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  
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東小木為之將  
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上怒乃解洪武改元上登  
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

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  
孫世世為美談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  
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用公至賜賚  
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求嘉郡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

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况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為之祇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于鄉八月  
上手書剋期間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  
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于福建之三魁元末頑  
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于 上設巡檢

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甚刑部尚書吳雲  
誅老吏許公謂謀談洋為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  
遷居氓激之為變 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  
許于時非得 上澤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  
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  
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  
如拳石公遽白 上而疾遂益篤三月 上知公且不起御

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膺公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傳輩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悻蓋志念深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休 上亦甚禮之

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寔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為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

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畧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陳氏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授閤門使

賜除奸敵佞鉄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肅遼慶

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究乃命長孫薦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鉄券後 文

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不能赴 闕遂停祿

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偽主為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欵仕誠而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夏滅夷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軌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徃徃屬之基故在軍有

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廡既圖其跡青田邑租  
復減其科推基之功於一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  
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  
勲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一太廟乃復  
瑜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  
至今若合左券云徹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  
之勲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  
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薦厲操尚純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  
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即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  
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閻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  
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萬生孫子為時鉅儒武縕  
韜鈴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瘁如  
昂斯沸莫赤匪狐廼有一真主應天受符間闕草昧冀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既集戎胡卒逋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一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一帝衷丹書錫爵  
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考彌崇均輸大節益闡丕風嗣傳式  
微謂天管膏爰有封章頻額九重一哲后攷德宗工記功廼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一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鐘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况也梓里奕  
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庶托貞珉  
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